後漢紀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 ◄

後漢紀
卷二十一　孝桓皇帝紀上

► 卷二十二

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，大赦天下。賜男子爵，各有差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三斛；貞婦帛，人三匹。二月，黃龍見譙。夏四月庚寅，京兆地震。以定策功，益封（太）〔大〕將軍梁冀萬戶，太尉胡廣為安樂侯，司徒趙戫為江南侯，司徒袁陽為安國侯。六月，太尉胡廣以病（薨）〔罷〕，光祿勳杜喬為太尉。秋七月，立蠡吾侯悝為勃海王。封少府梁不疑為潁陽侯，不疑弟蒙為西平侯，梁冀子胡狗為襄邑侯，不疑子焉為潁陰侯，冀孫祕為城父侯。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侯。太尉喬曰：「古之明君，皆以用賢賞罰為務。失國之主，其朝豈無貞幹之臣、典誥之篇哉？患得賢不用其謀，韜書不施其教，聞善不信其義，聽讒不祥其理也。昔桀、紂之時，非無先王之書，折中之臣，然下愚難移，卒以亡國，已然之鑒也。陛下越從蕃王，龍飛即位，應天順人，萬夫側望。不急忠賢之賞，而先左右之封，傷善害德，讒諛暴興。大將軍梁冀兄弟奸邪傾動天下，皆有正卯之惡，未被兩觀之誅，而橫見式敘，各受封爵，天下惆悵，人神共憤，非所為賞必當功、罰必有罪也。夫引功而不賞，則為善失其望；奸回而不誅，則為惡遂其性。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，班爵位而人不樂善。苟遂斯道，非徒傷治殄民，為亂而已，至於喪身滅國，豈不慎哉！」喬字叔榮，河內林慮人也。少以孝悌稱，歷位尚書九卿，皆有名跡。是時梁氏貴盛，群臣莫不傾意，惟喬直道而行，在位者皆以為不及也。八月，立皇后梁氏，太后之妹也。初，為蠡吾侯妃，未及成禮，而帝即位，後入掖庭，數月，立為皇后。九月，京師地震。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為帝，蒜閉門拒文，事發覺，伏誅。貶蒜為尉氏侯，徙桂陽郡，蒜自殺。冀於是誣太尉杜喬、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，喬、固皆下獄。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鑕詣闕理固。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，與冀爭之，冀怒不從。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，融時在坐，祐謂融曰：「李公之罪成於卿

手，李公若誅，卿何面目示天下？」冀怒而起出，喬、固遂死獄中，郡守承旨殺之。固字子堅，漢中南鄭人，父郃，為漢司徒。固躭誌於學，雖三公子，常自負書千里尋師，親給灑掃。學行根深，無所不貫，四方之士自遠而來。僉曰「復至公輔矣」。初，固二子憲公、季公並為長吏，聞策免，皆棄官歸。固知罪之將及，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。固女皮姬涕泣曰：「李氏滅矣！自太公已來，積德累仁，何故遇此？」密與二公謀共逃燮，（室）〔托〕言還京師矣，鄉人信之。後被郡書，二公皆受害。王成者，固之仆隸也，文姬厚為其資，以燮屬成曰：「君執義於公家，其日久矣，是以臨危托君以六尺之孤。若李氏復存，君之名義齊於程、杵，富貴榮華與君同之。」成為義士，乃將燮往徐州界，變姓名為酒家仆，賣卜於市，陰相往來，會赦得免。而成病卒，燮厚葬之，四時祭焉。燮既歸，文姬涕泣相對，因屏人而言曰：「先公蹇蹇為漢忠臣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然梁氏久暴，動協王威，令弟幸全血屬，豈非天乎！宜杜絕眾人，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，加梁氏則連主上，連主上則禍重至矣。」燮敬從姊言，卒以獲全。燮學行才藝亞於固，官至京尹卒。吳祐，字季英，陳留長垣人。父恢，南海太守，欲漆簡寫尚書章句。時祐年十二，諫恢曰：「今君逾江、湖，越五嶺，僻在海邊，風俗雖陋，然多珍玩，上為朝廷所疑，下為權豪所望。此書若成，必載兼兩。昔馬援以薏苡興謗，王陽以衣囊僥名。嫌疑之戒，先賢所慎，願君少留意矣。」恢笑而撫其首曰：「吳氏世不乏季子矣。」遂然其意，輟而不寫。祐年二十喪父，服除，居無擔石之蓄，不受宗人之遺，牧豬長羅澤中。年四十餘乃為郡吏，舉孝廉，遷膠東侯相。政尚清靜，以身率下，以褒賢賞善為務。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，祐輒閉閤自責良久，然後問之。民有詞訟，先命三老、孝悌喻解之；不解，祐身至閭里自和之。自是之後，吏民不忍欺。十月，司徒趙誡為太尉，司空袁湯為司徒，故太尉胡廣為司空。

二年正月甲子，皇帝加（徽號）〔元服〕。庚午，大赦天下。賜王侯已下金帛，各有差。四月丙子，立都鄉侯予為平原王。五月癸丑，北宮德陽殿火。六月，立徑城侯悝為清河王，改清河為甘陵。七月，京師大水。十月，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為「（皇）〔黃〕帝子」，伏誅。

三年二月己丑，詔曰：「昔在前代，封墓軾閭，所以激忠厲俗，以光後昆。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、齊，直同史魚，入參讚納，出司京輦，有密靜之風。予欽乃勳，將登三事，不幸夙終，朕甚惜焉！詩不雲乎『肇敏戎功，用錫爾祉』。其賜錢千萬，以旌素節。」四月丁卯晦，雨肉大如手。本誌曰：「視之不明，是謂不哲，時則赤祥。」雨肉，近赤祥也。是時太后攝政，梁冀專權，枉誅良臣李固、杜喬，天下冤之。十月，太尉趙誡以疾罷，司徒袁湯為太尉。

和平元年正月甲子，大赦天下。己丑，太后詔曰：「曩者遭家不造，大禍薦臻。欽惟宗廟之重，社稷之大，爰立明哲，將即委授。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，故且總攝，助理萬機。今悉討除，遠慕復子明辟之義，其及今辰，皇帝稱製。」二月甲寅，皇太后梁氏崩。三月甲午，葬順烈皇后。乙酉，爵大將軍冀夫人為襄城君。夏五月庚辰，尊匿貴人為孝崇皇后，宮曰永樂，皆如長樂宮故事。以蕃後不得至京師，居真定五官。

元嘉元年正月癸酉，大赦天下。四月己丑，上微服幸河南梁不疑府。是日天大風，尚書楊秉諫曰：「臣聞瑞由德至，災應事興，傳曰：『禍福無門，唯人所召。』乃者暴風迅疾，殆必有異，上天不言，以災異譴告。是以孔子曰：『迅雷風烈，必有變動。』詩云：『敬天之怒，不敢驅馳。』王者至尊，出入有常，警蹕而行，清室而止，自非郊廟，鸞旗不駕。故詩稱『自郊徂宮』，易曰『王假有廟』，致孝享也。未有私從意誌，日般遊諸臣之家，降尊亂卑，等威無別，宿衛守空宮，璽紱委女妾。設有非常之變，任章之謀，上負先帝，下悔靡及。臣奕世受恩，得備納言，又以薄學，充在勸講。特蒙光識，見照日月，恩重命輕，敢陳其愚。」大將軍冀怨秉，出為扶風太守。初，秉侍講以經學見重，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，不宜外遷，留拜光祿大夫。當冀之時，抑而不用。十月，司空胡廣（薨）〔罷〕，太常黃瓊為司空。十一月辛巳，京師地震。詔百官上封事，靡有所諱，〔舉〕獨行之士各一人。安平崔寔，郡舉詣公事，稱病不對，退而論世事曰：「凡天下所以不治者，其患在世承平，政漸衰而不改，俗漸弊而不悟，習亂安危，忽不自覺。或耽荒嗜欲，不恤萬機；或悅眾言，莫知所從；或見信之臣，懷寵苟免，或疏遠之士，言以賤廢。是以紀綱弛而不振，智士（損）〔捐〕而不用。悲夫！自漢興以來，三百餘年矣。政令刓瀆，上下懈怠，風俗凋弊，人民偽巧，百姓囂然，復思中興之功矣。救世之術，豈必堯、舜而治哉！期於紐絕拯撓，去其煩惑而已。是以受命之君，創製改物；中興之主，匡時補失。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，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。俗人守古，不達權變，苟執所聞，忽略所見，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！故言事者，頗合聖聽，於今須有可采，輒見掎奪。何者？其頑士則闇於時權，其達者則寡於勝負，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。雖使稷、契猶不能行其志，而況下斯者乎！春秋之義，量力而舉，度德而行。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，故宜以霸道而理之，重賞罰，明法術。自非上德，嚴之則治，寬之則亂，其理然也。為國之法，有似理身，平則致養，疾則〔致〕攻（治）。故德教者，治世之粱肉；刑法者，救亂之藥石也。今以德除殘，是猶粱肉治疾也，欲望療除，其可得乎？自數世以來，政多恩貸，禦安轡馬而（忌）〔忘〕其銜，四牡橫馳，皇路險傾。必將鉗勒鞭撻以救奔敗，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！」【袁宏曰：觀崔寔之言，未達王霸之道也。常試言之：夫禮備者德成，禮順者情泰。德苟成，故能儀刑家室，化流天下；禮

苟順，故能影響無遺，翼宣風化。古之聖人，知人倫本乎德義，萬物由乎化風，陶鑄因乎所受，訓導在乎對揚。崇軌儀於化始。必理備而居宗；明恭肅以弘治，則理盡而向化。斯乃君臣尊卑之基，而德和洽之本也。是以大道之行，上下順序，君唱臣和，其至德風教係乎一人，政化行於四海，無犯禮而王跡彰矣。及哲王不存，禮樂淩遲，風俗自興，戶皆為政，君位且猶未固，而況萬物乎！於斯時也，臣子自盡之日，將守先王之故典，則元首有降替之憂；欲修封域之舊職，則根本無傾拔之慮。故忠奮之臣，推其義心，不忍其事，思屏王室，故有自下匡上之功，以卑援尊之事，雖失順序之道，然效忠之跡也。欲齊王體，則異乎承宣之美，欲同之不順，而終有翼戴之功。故聖人因事作製以通其變，而霸名生焉。春秋書齊、晉之功，仲尼美管仲之勳，所以括囊盛衰，彌綸名教者也。夫失仁而後義，必由於仁；失王而後霸，而致於霸必出於忠義。誠仁之不足，然未失其為忠也。推斯以觀，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。】初，上欲封大將軍梁冀，使公卿會議其禮，特進安樂侯胡廣、太常羊儒、司隸校尉祝恬、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，宜比周公，錫之山川，封以附庸。司空黃瓊議曰：「昔周公輔相成王，制禮作樂，是以大啟土宇，賜以山川，郊祀天地，行天子禮，此百世未有，唯周公宜之耳。蕭何識高祖於泗上，霍光輔昭、宣於中興，皆益戶增封，以顯其功。冀合食四縣，賞賜皆如霍光，使天下知賞必當功，爵不越德。」冀恨之，因地動策免瓊。丁亥，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。是月，五色大鳥見己氏，時以為鳳皇。本誌以政理衰缺，梁冀專權，皆羽孽之異也。

二年正月丙辰，京師地震。四月甲寅，孝崇皇后崩，帝舉哀洛陽西鄉。有司奏：「禮為人後，製服有降。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，禮儀比恭懷皇后。」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，匽氏無在位者。八月，黃龍見句陽，又見允（衙）〔街〕。十月乙亥，京師地震。

永興元年五月丙申，大赦天下。十一月丁丑，減天下人死罪一等。民饑，流亡數十萬口，詔所在賑給。太尉袁湯致仕。湯字仲河。初為陳留太守，褒善敘舊，以勸風俗。嘗曰：「不值仲尼，夷、齊西山餓夫，柳下東國（默）〔黜〕臣，致聲名不泯者，篇籍（浸）〔使〕然也。」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為耆舊傳。數年薨，追贈特進，謚曰康侯。子成，左中郎將，逢及隗並為三公。太常胡廣為太尉，太僕黃瓊為司徒。

二年正月甲午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初聽刺史、二千石三年喪。癸卯，京師地震。詔公卿舉賢良方正、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。潁川荀淑對策，譏切貴幸，為梁冀所忌，出為朗陵侯相，吏民敬愛，稱為神君焉。淑字季和。棄官隱居，以壽終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，以德行稱，官至林慮長。初，皓為本郡功曹，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，皓獨敬異焉。皓初辟公府，太守問：「有誰可代君者？」皓曰：「明府必欲得其人，西門亭長陳寔可也。」

自是名重海內。寔曰：「鍾君似不察人，不知何獨識我？」潁川李膺常歎曰：「荀君清識難尚，鍾君至德可師。」皓之嫂，膺之姑也。有子曰覲，與膺同年，而並有令名。覲為人好學慕古，有進退之行。膺祖太尉脩常言：「覲似我家性，國有道不廢，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。」復以膺妹妻之。覲屢被辟命，未嘗屈就。膺謂覲曰：「孟軻以為『人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』。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？」覲嘗以膺言告人曰：「元禮祖父在位，諸〔從〕並盛，又（諱）〔鍾〕公之甥，故得然乎？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，豈其（時）〔得〕保身全家？」【袁宏曰：鍾生之言，君子之道，古之善人內修諸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，其狹者正身而不及於物。若其立朝，為不得已而後明焉，事至而應之，非司人之短者也。如得其情，猶復托以藜蒸，使過而可得悔失，而自新之路長，君子道廣，而處身之途全矣。末世陵遲，臧否聿興，執銓提衡，稱量天下之人，揚清激濁，繩墨四海之士，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。故君子（之）道亢而無必全之體，小人途窮而有害勝之心，風俗凋薄，大路險戲，其在斯矣。】六月乙丑，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。九月丁卯朔，日有蝕之。太尉胡廣免，司徒黃瓊為太尉，光祿勳尹頌為司徒。閏月，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，伏誅。

（元）〔永〕壽元年正月戊申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司、冀民饑，人民相食，詔所在賑給各有差。時梁氏威勢傾天下，而上無繼嗣，災異數見，潁陰人劉陶上疏曰：「蓋人非天地無以寓生，天地非人無以為靈，是故帝非民不立，民非帝不寧。夫天地之與帝，帝之與民，猶首之與足，相須而行，混同一體，自然之勢也。臣竊觀之，今玄象錯度，日月不明，地裂川溢，妖祥並興，胤嗣仍絕，民率流亡。昔夏癸由此而廢，商辛以斯而喪，若不悔寤，恐懼將無及矣。伏惟陛下年隆德茂，中天稱號，襲常存之爵，修不易之制，目不視鳴條之事，耳不聞檀車之聲，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，震蝕不卒有捐於己身。故篾三光之錯，不畏上天之怒，貽民饑之憂，忽震裂之變，輕無嗣之禍，殆國家之命，非所以彰美祖業、克保天祉者也。當今忠諫者誅，諛進者賞，嘉言結於忠舌，國命在於讒口，擅閻樂以咸陽，授趙病以車府。夫危非仁不扶，亂非智不救，故武丁得傅說，以消鼎雉之變，周宣用山甫，以濟（幽）〔夷〕、厲之荒。竊見冀州刺史朱穆、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，貞介絕俗。穆前在冀州，彈糾豪桀，掃滅饕惡，肅清萬里，不仁者遠，雖山甫不畏強禦，誠無以逾也。膺前後曆職，正身率下，及掌戎馬，鎮撫北疆，神武揚於朔州，強胡懾於（漢）〔漠〕北，文既俎豆，武亦干戈，功遂身退，家無私積。斯則中興之良佐，國家之柱臣也。宜還本朝，夾輔王室，不合久屈閑曹，委於草莽。臣恐小人道長，遂成其敗，犯冒天威，言誠非議，知必以身脂鼎鑊，為海內先笑，所學之事，將復何恨？不舉鬼穀之於東齊，習秦、儀之於周、魏，賈王孫於蜀都，交猗頓之貨殖，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，置天地之位矣。臣始悲天下之可悲，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矣。」書

奏，上善其言。六月，匈奴叛，中郎將張（渙）〔奐〕擊降之。太常韓縯為司空。

二年春正月，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。七月，鮮卑寇雲中。十月，京師地震。

三年春正月癸未，大赦天下。六月，司徒尹頌薨，司空韓縯為司徒。是時有人上書，言人所以貧困者，貨輕也，欲更鑄錢。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。時劉陶等在太學，議曰：「（夫）〔伏〕讀鑄錢之詔，下及幽微，不遺窮賤，是以藿食之人敢懸書象魏，聽罪絳闕。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此，在民有饑勞之怨，海內無耳目之變，乃箕子所為佯愚而對也。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，欲於不問而言甲子之事，故念生鮮死，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，請粗言生民之業。夫食者，有國之大寶，生民之至貴也。竊見比年已來，良苗盡於（螳）〔蝗〕螟之口，杼軸空於公孫之衣，野無青草，室如懸磬，所急朝夕之（餐）〔餐〕，所患靡鹽之事，豈謂錢之（牟 羽）〔銖〕薄、銖兩輕重哉？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，多言鑄錢之便，或欲因緣行詐，以賈國利。國利將盡，取者爭競，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。萬人鑄之，一人奪之，猶不能給。設令一人鑄之，則萬人奪之，雖以陰陽為炭，萬物為銅，役不食之民，使不饑之士，猶不足無厭之求也。陛下聖德，湣海內之憂，感天下之難，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，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，棲鳥於烈火之上。夫（火土湯）水〔木本〕魚鳥之所生，用之不時，必也燋爛。當今地廣而不得耕，民眾而無所食。群小競逐，吞噬無厭。誠恐卒有役夫窮匠，起於版築之間，投斤攘臂，登高大呼，則愁怨之人，狼跳虎駭，響應雲會，八方分崩，中夏魚潰。雖方尺之錢，不能救此。若不早寤，恐將及之。」上從之。

延（嘉）〔熹〕元年夏五月甲（戊）〔戌〕晦，日有蝕之。京都蝗。六月，大赦天下。丙戌，初置博陵郡。（詠）〔誅〕侍中寇榮。榮，恂之曾孫。辯絜自善，少與人交，以此見害於貴寵。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，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，左右益惡之。乃陷榮以罪，宗族遂免歸故郡。吏持之急，榮懼不免，奔闕自訟。未至，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，有詔捕榮。榮亡命數年，會赦令，不得免，窮困，乃亡命山中，上書曰：「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，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。陛下統天理物，作民父母，自生（育）〔齒〕已上，咸蒙德澤。而臣兄弟獨為權門所嫉，以臣婚姻王室，謂臣將撫其背，奪其位，退其身，受其勢。於是造作飛章，被以臣宗，欲使墜於萬仞之坑，踐於必死之地，陛下忽慈母之仁，發投杼之怒。有司承旨，驅逐臣門。臣輒奔走本郡，沒齒無怨。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，故冒死詣闕，披布肝膽。刺史張敬好為諛諂，張設機牢，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。司隸校尉應奉、河南尹何豹、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，若赴讎敵，威加亡罪，罰及朽骨，但未掘壙出骸，剖棺露齒耳。殘酷之吏，不顧無辜之害，欲使聖朝必加罰於

臣宗。是以不敢觸突天威，而自竄山林，以〔俟〕陛下發神聖之聽，啟獨見之明，距讒慝之謗，絕邪巧之言，救可濟之民，援沒溺之命。臣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，淹恚不為順時怠，布告遠邇，求臣甚切，張羅海隅，置罝萬里，逐者窮人跡，追者極車軌，雖楚購伍員、漢求季布，無以復過也。自臣遇罰以來，三蒙赦令，無驗之罰，足以蠲除。而陛下疾臣逾深，有司咎臣甫力，止則見掃滅，行則為亡虜，苟生則為窮民，殛死則為怨鬼，天廣而無以自覆，地厚而無以自載，蹈陸土有沈淪之憂，遠岩牆有鎮壓之患。精誠足以感天，而陛下不悟。如臣元惡大憝，足備刀鋸，陛下當班之市朝，坐之王庭，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。無緣〔至〕萬乘之前，永無見信之期也。勇者不逃死，智者不毀名，豈惜垂盡之命，願赴湘、沅之波。故假須臾之期，不勝首丘之情，欲犯（王）〔主〕怒、觸帝禁，伏於兩觀之下，陳寫痛毒之冤，然後登金鑊，入沸湯，雖死而不恨。悲夫，久生亦（後）〔復〕何聊賴！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，以崇天地寬厚之惠。謹先死陳情，臨章泣血。」上不省，遂滅寇氏。【袁宏曰：寇榮之心良可哀矣，然終至滅亡者，豈非命也哉！性命之致，古人豈肯明之，其可略言乎。易稱「天之所助者」，信然。則順之與信，其天人之道乎！得失存亡，斯亦性命之極也。夫向之則吉，背之則凶，順之至也；推誠則通，易慮則塞，信之極也。故順之與信，存乎一己者也。而吉凶通塞，自外而入，豈非性命之理，致之由己者乎！夫以六合之大，萬物之眾，一體之所棲宅，猶秋毫之在馬背也，其所資因小許處耳，而賢者順之以通，不肖者逆之以塞，彼之所乘，豈異塗徹哉！致之在己，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。夫鬆竹貞秀，經寒暑而不衰；榆柳虛橈，盡一時而零落。此草木之性，脩短之不同者也。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，剛毅者必遇強勇之敵。此人事之對，感時之不同者也，咸自取之，豈有為之者哉！萬物之為，莫不皆然。動之猶己，應之在彼，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。故君子之人知動靜，為否泰，致之在己也。繕性治心，不敢違理，知外物之來，由內而至，故得失吉凶，不敢怨天。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，遭否而不慍其心，未嘗非己，夫何悲哉！】

二年三月甲午，絕刺史、二千石三年喪。六月，鮮卑寇遼東，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。膺字元禮，潁川襄城人。初為蜀郡太守，威德並行，後轉護烏桓校尉。會匈奴攻雲中，殺略吏民，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，斬首二千級。羌寇遠退，邊城安靜，後以公事免官。天子賢劉陶之言，而嘉膺之能，遷度遼將軍。先時疏勒、龜茲數抄張掖、酒泉、雲中諸郡，吏民苦之，自膺在邊，皆不復為害。匈奴、莎車、烏孫、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，聞膺威名，莫不畏服，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。遷河南尹、司隸校尉。膺風格秀整，高自標（特）〔持〕，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，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。七月，太尉黃瓊免，太常胡廣為太尉。丙午，皇后梁氏崩。乙丑，葬懿獻梁皇后。於是梁冀專權，其同己者榮顯，違忤者劾死，百僚側目，莫不從命。省中咳唾之音，冀必知之。台

閣機事，先以聞冀，乃得奏禦。內外恐懼，上下鉗口，而帝不得有所親任。上既不平之矣。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尊，上益怒之。是時（豪）〔亳〕貴人見幸，冀嫉其寵，遣客夜盜其家，欲刺貴人母，母入宮求哀，因言冀之罪。八月癸酉，上問小黃門唐衡曰：「左右誰與冀不相得者？」衡曰：「單超、左悾前詣河南尹不疑，禮敬極簡，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，二人詣謝而得免。徐璜、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，口不敢言。」於是上呼超、悾入室，上曰：「梁將軍兄弟專朝，（追）〔迫〕脅外內，公卿以下從其風旨。今欲誅之，於常侍意如何？」皆對：「誠為國賊，當誅日久。臣等弱劣，未知聖意何如耳？」上曰：「審然者，常侍密圖之。」對曰：「圖之易耳，但恐陛下腹中狐疑」。上曰：「奸臣脅國，當伏其罪，復何狐疑！」於是令衡呼璜、瑗五人，遂於宅中定議，上齧超臂出血以為盟。超等曰：「陛下今計已定，勿復更言，恐為人所疑。」丁丑，冀心疑超等，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，以防其變。瑗敕吏收惲，以自外來，謀圖不（輒）〔軌〕。於是帝幸前殿，召公卿勒兵，遣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，更封北景都鄉侯。黃門令瑗將虎賁士千人，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，無少長皆誅之。冀自殺，追廢懿獻後為貴人。初上既與中官成謀，乃召尚書令尹勳使任其事。上素惡冀，倉卒恐不能辦，勳臨事明斷，甚有方略，虞既誅，上嘉其能。坐冀所連及公卿、列侯、校尉、刺史、二千石死者數十人，冀故吏、賓客免絀者三百餘人，朝廷為之一空，唯光祿勳王躬、廷尉邯鄲義在焉。是時從禁中發，使者交馳道路，公卿失其度，州府、市朝、閭里鼎沸，數日乃定，百姓莫不稱快。冀財貨已充王府用，減天下租稅之半。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，免身苟容而已，莫敢潔去就矣。唯周協不屈其志，而獨能自免於難，故士以此服之也。協字巨勝，周舉之子。玄虛養道，以典、墳自娛。初以父任為郎，自免歸。徵辟不就，杜門不出十餘年。及延（嘉）〔熹〕初，乃開門延客，遊談宴樂。是秋，梁冀誅，而協亦病卒，識者以為知命。初冀之盛也，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，請誅之。上不省。霸知為冀所害，七日不食而死。戊寅，太尉胡廣、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。壬午，立皇后亳氏，實鄧後也。後即鄧香之女，香則禹之孫。初，後母（宜）〔宣〕起於微賤間，香生後，後適梁紀，故後冒姓梁氏。紀姊子孫壽，冀之妻也，進後入掖庭，有寵，立為皇后。惡梁姓之同，改為亳氏，封宣為長安君，追尊香為車騎將軍、安陽侯。宣子演，封南頓侯，位特進。後復姓鄧氏。徙宣為昆陽君，演子康比陽侯，賞賜巨萬，封平梁冀之功也。白馬令李雲上書移副三府曰：「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，今得誅之，猶召家臣殪而殺也。而猥封謀臣萬戶，高祖聞之得無見非，西北列將得無不事？孔子曰：『帝者，諦也。』今官位錯亂，小人日進，財貨公行，政治日消，是帝欲不諦乎？」上得雲奏，大怒，送雲黃門北寺，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、廷尉雜考之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獲罪，上書願與同日死。帝愈怒，遂並下廷尉。廷尉奏雲不遜，欲獲抗直之名，眾遠為邀訴，皆大逆不道，請論如律。霸入奏，上在濯龍池，霸跪言曰：「雲野澤愚夫，眾郡中小吏，

出於狂戇，不足加罪。」上謂霸曰：「使帝欲不諦，是何等語，而常侍欲原之耶？」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。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：「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幹上，其意歸於憂國。但違將順之禮，禮譏暴諫。然亦有狂狷愚忠，不顧誅族（人）〔之〕禍者，古今有之。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，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，二主非不忿此二臣，以忠不思難，皆不罪之。今日殺李雲，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，所以臣敢觸龍鱗也。」上不從。雲、眾死獄中，蕃免歸田里。【袁宏曰：夫欲之則至，仁心獨行，人君之所易，人臣之所難也。動而有悔，希意（恂）〔循〕製，人臣之所易，人君之所難也。古之君臣，必觀其所易，而閑其所難，故上下恬然，莫不雍睦。逮於末世，斯道不存，君臣異心，上下乖違，各行所易，不顧其所難，難易之事交，而諫爭之議生也。夫諫之為用，政之所難者也，處諫之情不同，故有三科焉。推誠心言之，於隱貴，於誠入，不求其功，諫之上也。率其所見，形於言色，面折庭爭，退無後言，諫之中也。顯其所短，明其不可，彰君之失以為己名，諫之下也。夫不吝其過，與眾攻之，明君之所易，庸王之所難。觸其所難，暴而揚之。中諫其猶致患，而況下諫乎！故諫之為道，天下之難事，死而為之，忠臣之所易也。古之王者辨方正位，各有其事，在朝者必諫，在野者不言，所以明職分，別親疏也。忠愛心至，釋來而言者，王制所不禁也，無因而去，處言之地難，故君子罕為也。】十月，行幸長安，祠章陵。壬寅，中常侍單超為車騎將軍。十二月，西戎犯塞，護羌校尉（穎）〔段熲〕討之。天竺國來獻。故太尉黃瓊為太尉，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。詔曰：「太尉黃瓊清儉不撓，數有忠謇，加以典謀深奧，有師傅之義，連在三司，不阿權貴，疾風知勁草，朕甚嘉焉。其封瓊邘鄉侯。」瓊固讓，不聽。是時新誅梁冀，天下（相）〔想〕望異政，故瓊首為三公，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，海內翕然，副其耳目，上委任之。會單超等五侯擅權，瓊自度力不能制，乃稱疾不朝。上表曰：「臣聞天者務剛其氣，君者務強其政。是以王者居高履貴，則以德義為首；臨危處難，則以忠賢為助。故能長守萬國，保其社稷。而陛下即位以來，諸梁秉政，宦（堅）〔豎〕充朝，富擬王公，勢傾海內。言之者輒族滅，稱之者必〔顯〕榮（顯）。忠臣懼死而杜口，萬夫畏禍而括囊。故太尉李固、杜喬以直言幹政，遂見殘滅，賢愚傷心。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，以忠獲罪，是使天下結舌，以忠為諱也。徐璜、唐衡、單超、（貝）〔具〕瑗等於梁冀之盛，苟免相連，及其當誅，說以要賞。陛下不復澄清善惡，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勳等並時顯封，使朱紫不別，粉墨雜糅，所謂消金玉於沙礫，碎珪璧於泥塗。四方聞之，莫不叩心，傷陛下失賞於見誣，虧爵於奸臣。夫讒諛相（與）〔舉〕，無高而不升；阿黨相抑，無深而不淪。陛下年在方剛，聖慮未衰，願還既誤之封，折後族之勢。夫懷實者須世，抱璞者待時，陛下誠能行臣所陳，則懷寶抱璞之徒，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。臣身輕任重，勤不補過，敢以垂死之年，陳不諱之言。」

三年正月丙（甲）〔申〕，大赦天下。丙午，車騎將軍單超薨。閏月，羌寇張掖，護羌校尉（煩）討之。五月甲戌，詔曰：「汝南太守張彪、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，皆封列侯。」六月辛酉，司徒祝恬薨，光祿勳種暠為司徒。九月，泰山盜賊群起，十二月，〔遣〕中郎將宗資討之。